

无敌小子

下

京新登字(05)号

封面设计: 陈 峰

责任编辑: 程 文

无 敬 小 子

卧龙生 著

团结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赤峰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开 27印张 630千字

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0册

ISBN7—80061—383—6/I. 381

定价: 14.50元

十七 断情之剑

远处的峰峦青黄一片，遥远的路途尽是一片黄土，沐浴着烈日的蒸烤，迎着凉风的吹习，只要再翻过一个山峰，便是曲沙沟……

秋、玉风尘仆仆的朝着曲沙沟进发，路上两人晓行夜宿，巴不得能早一日赶到那里。

沿途，他们仿佛觉得有许多江湖人物有意无意的跟在他们身后，但当他们回头注意时，那些一现有逝的江湖人物又会无影无踪的消逝，好在两人心里都有充分的准备，以不变应万变当时也不过是一笑置之。

曲沙沟在江湖上并非是个响亮的地方，除了有限的人数知道它的地方外，同道间竟有的连名却没有闻过，是故他俩若不是有着相当的认识，仅凭着过问路人，恐怕一辈子也摸不进那个地方……

玉哪咤遥遥指着远处那个高峰，道：“秋弟，那个山峰后面便是隐密的曲沙沟了……”

秋恨生嗯了一声道：“怪不得江湖上俱不知曲沙沟这个地方呢！原来曲沙沟是居住在这么隐密的地方，林家弟子也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！”

他的话声未落，陡见远处的云空里出现一个黑点，那飞行的黑点笔直而来，当他飞近了才发现是一头遍体黄毛的鸢鹞。

他楞楞地道：“这支鸚鵡好美丽的羽毛……”

那支鸚鵡在他们顶空盘旋，许久没有离去，仿佛要飘落下来，玉哪咤朝那鸚鵡一望，登时满面诧异的道：“这是黄丽！”

秋一怔道：“你怎么晓得……”

玉苦笑道：“我外祖父当年上曲沙沟求药之时，黄丽曾禽着我外祖的手书送来寒舍，这件事对我印象极深，所以一见到他的样子便想了起来……”

那支鸚鵡恍如也认识玉哪咤一样，他双翅一振，笔直的落在一棵树上，眨动着黑乌乌的眸子，清唱般道：“数年相隔，难得玉公子还认得故人！”

玉哪咤苦笑道：“黄丽，你好！”

秋恨生没有料到一支鸚鵡竟善晓人言，不但字音清楚，说的更如一个文士一般，好象什么都懂……

黄丽点点头道：“我很好，你外祖父叫我传话给你！”

玉哪咤心弦一颤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黄丽唱道：“令外祖要你即刻回返玉门，不准你去曲沙沟！”

玉哪咤一呆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黄丽善解人意的道：“曲沙沟主人，天下第一，你们只要一进曲沙沟，便无法再活着出来，令外祖不愿你去送死，要你打消救他的念头，好好练武功！”

玉哪咤瞄了秋恨生一眼，道：“我外祖还好吧？”

黄丽突然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好什么？他的身份在昨夜完全泄了，现在林公子正拿他作为人质，准备以你外祖父的性命……”

玉哪咤听得全身汗毛直立，大声道：“他重病之下如何

再受那种折磨，黄丽，告诉我，你是林家的灵禽，怎会把这件事告诉我！”

黄丽尖叫一声道：“不错，我这样传信，虽是大背道义，但令祖在曲沙沟时常照顾我，有一次我和一支山鹰打架，令外祖曾一石射死那支山鹰而救了我，我传信代稍口信，是报恩！”

玉哪咤感激的道：“黄丽，谢谢你！”

黄丽双翅一展，身子倏地腾空而起，他绕著玉哪咤盘旋了数圈，长长的叫了一声，然后回过头来，道：“我得回去了，你们最好不要去！”

他摆摆双翅算是再会之意，刹那之间便飞出数丈之外，玉哪咤望着他那远去的影子，黯然的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真是一支灵禽！”

秋恨生也有同感的道：“世上可能还有一支这种的鸚鵡！”

玉哪咤摇摇头道：“据我所知的神魔谷里也有一支小白，传说小白不但能吟诗作词，还会唱游淡戏，较黄丽又胜过一筹……”

嗯，秋恨生轻轻嗯了一声道：“玉大哥，曲沙沟离此已经不远，我自己可以找到，令外祖的话确是不错，你不必去冒这个险！”

玉哪咤面上变色，道：“你把我看成贪生怕死之辈，秋弟，今日我是非去不可，你如果要阻挡我，我便一剑自尽在这里！”

秋恨生黯然的叹了口气，苦涩地道：“你何必这样固执！”

他心中虽然有许多话要说，但嵩阳玉哪咤却不给他机

会，身子一飘便一个人照着峰头直直奔去。

秋恨生只好跟上，路上，两人竟然一语不发。

曲沙沟终于浮现了，在那一排排的叠松层柏之间，有一条幽远的小径，直通曲沙沟之底，这里温暖如春，四景如画，真是个好美丽低雅的好地方。

当秋、玉两人缓缓行过那条幽径连沟前之时，只见路旁一个手持荷锄的黄袍老人，一个人悠闲的在锄着道旁的一遍花圃，这景致落进秋、玉两人眼中，只觉这里温祥如画，决对看不出此地竟是个武林神秘一家的隐居地。

那黄袍挥锄老人抬头略略瞄了他一眼，停下了花锄，以一种非常温和的态度，问道：“二位小哥，你们要去那里呀？”

秋恨生拱手为礼，道：“请问老丈，这里可是曲沙沟？”

那黄袍老人哈哈一笑道：“不错呀，这里虽名曲沙沟，却无一粒沙石可沉，小哥儿，你们到曲沙沟来干什么？哈哈，这里终年没有人来，二位莫非是来找人！”

秋恨生见这黄袍老人非常和善，笑道：“请问这里可有位林公子……”

那黄袍老人的神情微微一变，道“哦，你们是林公子的朋友，请进，请进！”

秋恨生礼貌的道：“多谢老丈指点！”

他两沿着那黄袍老人手指之处行去，只觉这里花香四溢，飘然若仙，暗中不禁对林家的看法一变。

那黄袍老人望着他两的身影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好厉害的年青人，竟敢堂而皇之的直进曲沙沟！”

他轻轻拍了一下手掌，道：“小淇，你出来吧！”

林小淇缓缓的从花丛之后转了出来，他望了望秋，玉两人逝去的身影，朝这黄袍老人轻问道：“爹，你看这两个人如何？”

黄袍老人沉思道：“那姓玉的只不过比一般人略略高明而已，那姓秋的便不同了，他英华伏隐，眸清如水，到处都显得高不可测，孩子，他是个厉害的人物！”

林小淇傲然的道：“和孩儿一比怎么样？”

黄袍老人凝重的道：“轻重难分！”

林小淇不信的道：“我不信，凭我们林家的祖传武功，天下敢说没有敌人，姓秋的只不过是‘落日刀’第七代的传人，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黄袍老人凝重的道：“孩子，林家的祖传武功并非是天
下无敌，只不过比江湖各派略略高明而已，就拿无人河的乔家而言，他们的武功不低于我们！”

“呸！”林小淇不屑的道：“爹，你真糊涂了，乔峰樵那个老东西和你三次比试，结果都在数招之内败兆，乔家根本谈不上高明！”

那老人嘿地一声道：“你懂什么？孩子，我问你，爹几岁了？”

林小淇一怔道：“八十五岁！”

那黄袍老人嘿嘿一笑道：“爹在六十岁时才娶你妈，只生了你一个孩子，乔峰樵如今算来也不过六十几岁，孩子，你想想看，爹爹以多出的数十年经验，胜过姓乔的，并不是我们祖上武功高出多少，而只是经验的差异！”

林小淇不以为然的道：“武功该胜于经验！”

那黄袍老人凝重的道：“经验超乎武功，孩子你以后便会知道了！”

他望着林小淇继续道：“孩子，姓秋的指名找你，今日你要如何对付？”

林小淇嘿嘿地道：“爹，姓秋的把孩儿辛辛苦苦经营的仙机府给砸了，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，当然，孩儿的手段当会耍的漂亮，谅那姓秋逃不出孩儿的手！”

黄袍老人嘿地一声道：“当心把话说得太满……”

林小淇轻笑道：“爹，孩儿要去了，那姓秋的也许还在等着我呢！”

秋玉沿着那黄袍老人所指的地方行去，沟底中有一个蓝蓝的湖畔，湖波碧绿，细柳斜垂，景色幽美若画，当真是个隐仙之地。

在那湖畔之前，四个黑衫的家仆肃手而立，秋、玉两人朝这四个家仆注视了一眼，只听其中一个叫道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谁叫你到这里的！”

秋恨生冷冷地道：“通知林公子，秋、玉俩人专门拜访……”

那个家仆冷漠地一笑道，“敝公子在小轩亭饮酒，不见外客！”

秋恨生一楞，忖道：“这些家仆显然是奉命有意刁难，传说曲沙沟武功世代祖传，这里的人每人都有一身高绝的武功，我何不乘机试试！”

他淡淡一笑道：“贵公子可逍遥呀！”

他的双手微微一抬，一段柔劲缓缓推去，那四个家仆似乎是没有料到他有这招，不禁连着倒退数步！

秋恨生哈哈一笑进：“请将这个交给贵公子！”

但见他轻松的把一枚铜铃送进当前那个家仆手中，那些家仆神情陡然一变，同声叫道：“吟魂铃，这是那里来

的？”

秋恨生冷笑道：“贵公子一看便知，请速去通报！”

那四个家仆互相施了一下眼色，自动让出一条路来，秋玉仿佛没事一般的直往前行去。

离湖畔约有半里路的光景，霍然出现一大排红砖绿瓦的大屋舍，那两个家仆奔进屋中，匆忙已极，不多时，那屋子里突然传来一声轻笑，只见三相公和追魂手相继而出，他俩面上俱含着笑意，朝秋、玉两人各打一下招呼。

三相公深沉地道：“二位果然是个信人，居然不怕死敢亲来曲沙沟！”

秋恨生冷笑道：“曲沙沟还吓不住我姓秋的！”

追魂手大姆指一伸，道“好，秋兄弟，我们里面请！”

秋、玉潇洒的点了点头，随着追魂手进了那个屋子，他俩才跨了进去，便见这屋子里已摆上一桌上红酒席，四冷四热，八盘八碗，大有一宴而醉之意……

三相公端酒一干而尽，道：“我三相公谨代表林公子向二任略尽地主之谊，不周之处还请原谅一二，秋兄，请，大家先见个面！”

秋恨生淡淡地道：“宴无好宴，会无好会，三相公，我们还是望着明灯说真话，请先把林公子请出来，大家先见个面！”

三相公嘿地一声道：“慢来，慢来，林公子总会接待二位的！”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秋、玉两人陡觉这屋子里的人愈来愈多，他们慢慢的涌向大厅，只是以好的目光凝注在秋、玉两人身上，这些人有老有少，都是素衣素服，但他们面上都带着几许兴奋的神情恍如看见了什么。

要知曲沙沟自立业以来，近十年中，仅有乔峰樵一个人曾闯进这里和主人林老头交过手，今日这突然闯进两个少年欲和林公子一斗，俱要见识这对胆大的少年是何许人？

秋恨生冷冷地道：“请林公子当面出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事情如何？”

三相公嘿嘿地道：“秋兄，我们之间的事还没有解决呢，阁下力毁仙机府，杀我兄弟，这个仇不知要如何的报法！”

秋恨生哼了一声道：“依阁下之意呢？”

三相公嘿嘿地道：“一命还一命，血债血还！”

秋恨生缓缓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好，请阁下划下道来！”

他深知今日之事无法善了，不竟欲速战速决，目前他担心的是林小淇，是故毫不犹豫的霍然立了起来，立刻便要摆下道来。

追魂手突然凝重的道：“秋老兄，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诉！”

秋恨生满面愤怒的大笑道：“请说，请说！”

追魂手冷笑道：“这里不比仙机府，林家不但武功是武林一绝，规矩也是江湖一大，你如果自恃武功可胜过一切，今日你来这里便是大错特错了！”

秋恨生愤怒的大笑道：“以你的意思……”

追魂手嘿地道：“依我追魂手的意思阁下还是冷静下来，敝公子待会儿便来，那时你有什么表示再说不迟！”

秋恨生吸口气道：“如果贵公子避不见面，我难道也要等他一辈子！”

他知道林小淇有意刁难自己，故意使自己难堪，是故他

立刻激起对方的怒意，使林小淇不得不出来周旋。

三相公大怒道：林公子为什么要躲避你！”

秋恨生冷笑道：“他不敢面对现实，唯恐这一斗败羽而归！”

三相公大怒道：“放屁！放屁，我林公子岂会怕你！”

突然，一个稚气未脱的话声道：“谁说林叔叔会怕他！”

但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缓缓踱了出来，她头上扎着两支小辫子，一身红袄红裤，身上斜斜的插着一柄小剑，这柄短剑长约尺半，古铜鞘，剑惠流黄，倒也蛮威武的，再加上这小女孩长得圆脸大眼，眼珠乌溜溜的，很讨人喜爱。

三相公嘿嘿一笑道，“耿小妹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是大人的事！”

耿小妹学着大人的口吻，双手叉腰，道：“我要替林叔叔数训他！”

秋恨生见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当面要数训自己，不禁暗暗好笑，顿时晓得林小淇故意指使这个小孩子让自己出丑。

他淡淡一笑道：“耿小妹，你要怎么个教训我！”

耿小妹双眸一瞪，道：“听说你是‘落日刀’的传人，刀法上素有研究，我耿小妹便以尺半之剑，领教领教你的绝世刀法！”

秋恨生苦笑道：“改日秋叔叔再陪你玩玩如何？”

耿小妹怒声道：“不行，你如果不敢跟我动手，就爬着滚出曲沙沟，我们这里不论男女老幼都不会再为难你！”玉哪咤见耿小妹有意羞辱秋恨生，晓得在这紧要关头只有自己出面，他缓缓的站起来，笑道：

耿小妹，我和你过过招怎么样？”

耿小妹大声道：“不行，我找的是姓秋的，不是你姓玉的！”

玉哪咤大声道：“好一个曲沙沟，竟会拿小孩子作弄我们！”

三相公和追魂手面上俱霍然色，正待发作，只闻一个冷冰冰的话声响起，道：“玉公子，说话得留意呀！”

随着那阵冷冷冰冰的话声，只见一个满面深沉的青年自人群中踱了出来，三相公和追魂手同时叫道：“公子！”

那青年拍拍耿小妹的头，道：“小妹，人家不会和你动手！”

耿小妹小嘴一嘟，道，他们怕我！”

这话立时惹得全场大笑，耿小妹见见不好意思，急忙奔了出去，那青年目光冰冷的望了秋恨生一眼，道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秋恨生淡然一笑道：“敝姓秋！”

那青年嗯了一声道：“好，我叫林小淇，曲沙沟的半个主人！”

曲沙沟的林小淇终于出现了，这个武林世家的长公子得确出落的与众不同，不但长了一张讨人喜欢的脸庞，谈吐也是那么温文有礼，只是处处都显的较他人高明，那张讨人喜欢的脸虽然蛮使少女醉心钟情，但若仔细的在这青年的面靥上一望，便发现这青年人长了一张深藏不露，狠辣兼俱的阴阳脸，相画上这种人为忌，俱认为阴阳分隔，残厉无情。

秋、玉见这个青年居然长得这般潇洒，心中不禁一凛，虽然林小淇还没有露过一招半式，但他们心中却有种沉重的感觉，深觉这青年是个厉害的角色。

秋淡淡散散的道：“林兄，叨扰了……”

林小淇深沉地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秋兄，里面请……”

他在曲沙沟中威风十足，话声一落，周围的人已让出一

条路，林小淇带着秋，玉直登曲沙沟的群雄阁。

这个大厅摆设精雅，深魄得确够大，仅小几上摆的一对墨玉马已价倾连成，况且那厅中还放了一对玉珊瑚，更是无价之宝，今日林小淇能把秋、玉接待进这栋轻易不让人进来的大厅，可见对秋、玉两人是何等另眼相看。

双方落坐之后，一个婢女端上茗，林小淇和秋互相寒暄，却绝口不谈双方之间的事，他愈显得沉着，秋也愈觉得严重，因为对方始终没露声色，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恐怖，使秋、玉无法摸清对方倒底在弄什么玄虚。

秋双眉微微一轩，道：“林兄，小弟有件事想请教一下……”

林小淇淡然的道：“在曲沙沟中没有不解开的事情，秋兄，请放心，天大的事我林小淇也能担下来，这个我会料理……”

满口江湖，湖嘴仁义，我虽然欲速战速决，在这种情形下也无法发作，况且林小淇始终避开正题，谈远山，观近水，聊掌故，品史传，他似乎样样俱精，不但才华使人心叹不已，连幽默风趣都是那么使人醉心。

双方愈谈愈投机，俱对双方的高才叹服，两人握手谈欢，大有相见恨晚之势，使旁立的三相公和追魂手俱感觉不是味道。

突然，远处传来一声轻响，林小淇起身，道：“二位请稍待一会，家父有事召唤……”

他含有幽远深意的瞥了三相公一眼，然后含笑飘出厅去，但见这个神秘青年转了一个弯，在一个碧丽的屋前停住身子，高声道：“爹——”

那屋子里响起一声轻呵，道“小淇，进来。”

林小淇推门而进，只见那满身黄袍的老人斜斜的躺在一张软榻上，他斜睨了林小淇一眼，道：

“孩子，你认为这个姓秋的如何？”

林小淇冷笑道：“谈话风度俱不低于孩子，只是手底下的玩意不知怎么样？爹，你看孩儿是否有把握收服他……”

那黄袍老人略略一怔道：你要利用他，孩子，这一着你便错了，那姓秋的满面正气并不容易收买，依爹爹之见，你还是……

林小淇苦涩道：“我怜才……”

黄袍老人哼了一声道：“怜才，他能毁了你，爹在他进谷时是跟你怎么说的，舍事不要看得太简单，否则，你必败无疑……”

林小淇皱眉道：“爹爹召唤孩儿的意思……”

黄袍老夫截钉断铁的道：“很简单，用毒！”

林小淇楞楞的道：“毒……”

黄袍老人嗯了一声道“你要利用‘落日刀’必须用毒不可，孩子，爹的话没错，你照着我的话立刻去做，不然……”

林小淇摇头道：“曲沙沟不需以毒制人……”

黄袍老人嘿地一声道：“这是手段，孩子，你不是要进军中原，夺霸天下什”我问你，谁给你开路先锋，谁做你的左右手，凭你一个人一双手便想得到武林霸主，孩子，你做梦，听你爹爹这句话没错，否则你在江湖上的生涯便要结束了……”

林小淇被说的心中的砰然而动，他得确想收买秋，但他却没有方法，如今爹爹给了他一个很好的主意，使他觉得有尚试的必要。

他深沉的笑道：“爹，用什么毒？”

黄袍老人拿出一串新鲜的荔枝，道：这荔枝里含有七日醉风酒，荔枝只要一下肚，他七日中必须要服解药一次，孩子，那时他生命要紧，你要他向东，他不会向西，你要他向北，他决不敢朝南……”

他得意的道：“送这荔枝的人我已叫来了，如果如秋的果然和乔峰樵朝过面，他决不会想到乔峰樵的女儿会上毒！”他轻轻的拍了一下手掌，但见一个神情憔悴的少妇，缓缓踱了出来，林小淇一见这个妇人，面上一寒，忖道：“我正要设法休了她，没想到爹爹倒给我留了机会！”

他寒厉的道：“娇娇，把这盘荔枝送给那个姓秋的……”

乔娇娇骤然看见桌上的那盘时鲜荔枝，心弦登时颤了一颤，这盘时鲜荔枝是她亲手自后山采摘来的，並见照着她公公的意思渗上七日醉风酒剧毒，当然她不知道这荔枝有何用途，没想到她丈夫拿这荔枝去惨害他人……

江湖上不知有多少豪杰好汉曾死在七日醉风酒下，她也曾看过七日醉风酒毒发时的痛苦表情，因此她心中一凛，苦丧着脸，道“你要这荔枝干什么？”

林小淇怒声道：你还问什么？”

乔娇娇颤声道：“我只觉这种毒太厉害了……”

林小淇扬起手掌重重的给了乔娇娇一掌，直打得乔娇娇连着倒退数步，那个黄袍老人淡淡地笑道：

“没有好矩的媳妇该得到一点教训，唉，小淇，你把她给宠坏了，以后不再有这种情形发生……”

林小淇恭身的道：是，是，”

乔娇娇闻言却不禁住一酸，当初她曾被这青年的醉心情意所骗，也显因为他赠棺葬父而感恩于他，没有犹豫的嫁进了林家，进了林家大门后，所得倒的不是使人醉心的爱情，

而是无情的毒打和擄掳，她伤心的欲死欲活……

黄袍老人长叹一声道：“你去吧，当心给姓秋的看出来……”

乔娇娇捧着那盘时鲜的荔枝，颤声道：“公公，我……”

但当她接触到林小淇和那黄袍老人的严厉目光后，她的手脚不禁全软了下去，对方没有同情和怜悯，只有无情和耻笑，她已不再辩驳，因为辩驳并不能激起林氏父子的回心转意，她只有忍受，让上苍给他们惩罚……

“滚出去！”

乔娇娇幽怨的退了出去，当她退出那间在她认为污秽的屋子后，泪珠再也克制不住的滚了下去，她幽怨的望着碧蓝的空中，望着那幽远的神明……

她苦伤的忖道：“上苍，我的苦难什么时候才能过去……”

当她眸光瞥及中的鲜嫩荔枝时，她仿佛又看见两个无辜者遭受那种深不解的苦痛，但见这个无助的小妇人伤心的摇摇头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我不能再惨害那两个无辜的青年……”

她真想把那盘荔枝重重的甩掉，但当她想起林小淇那种怖厉的残酷手段后，她不禁寒悚的忖道：“除非我立刻死去，否则我便逃不出他们的毒手……”

满面的泪痕，满面的悲伤，这个可怜的妇人在举步维艰的情形下，突然自头上拔下一根小小的银钗，照着盘中那颗最大的荔枝上插了进去。

她黯然的道：“如果他们能发现这根银钗，便会发现这荔枝上所含的剧毒，倘若他们命中该绝，我也算是尽了力了

……”

她一心一意要救秋、玉两人性命，苦于自己自身难保，无法当面拆穿这其中的阴谋，只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那根银钗之上。

因为银器是有测毒的本能，不论什么毒物，只要稍稍一点放在那银器上，便会使银器变得一片黑，只要是在江湖上常跑的，随身莫不携带着这种东西。

她长吸口气道：“全凭天意！”

她捧着那盘有毒的荔枝走进了群雄阁，秋、玉两人一见是乔峰樵的女儿亲自送来荔枝，俱是一楞，秋轻笑道：“乔姑娘！”

三相公深沉的笑道：“你们认识呀！”

乔娇娇怒声道：“认识又怎么样！”

她深知还种小人喜欢掀风作浪，唯恐天下不乱，斜睨了他一眼，怨恨的转身行了出去。

玉哪咤高声道：“乔姑娘关于令尊……”

秋轻轻捏了他一下，朝三相公笑道：“三相公，请用荔枝呀！”

他目光锋利，在那盘荔枝上一瞥，突然发现荔枝盘中，有一枚插着一根银钗，那银钗仅露一个头在外面，若不注意很难发现。

他心中一怔，忖道：“这银钗有何用意？”

当秋恨生发现那根银钗一片鼓色之后，心中登时一凛，立时晓得这盘荔枝颗颗都是含毒的东西，他脑海中疾快的浮现出一个意念，忖道：“乔娇娇故意留根银钗，告诉我这盘荔枝不可食用！”

三相公嘿嘿笑道：“二位请呀，这是地特产……”